



发掘原创佳作  
塑造阅读童年

风铃树丛书

# 穿透云霞的小号

翌平  
作品

阳光下，  
纯真的目光里，  
天鹅展翅高飞，  
看少年的期冀和梦想……



一部引领单纯童心追慕高远、走向开阔和博大的“少年人格教育小说”  
中国儿童文学 十一位顶尖男小说家 倾情推荐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 
同心出版社



风铃树丛书  
文坛原创佳作  
塑造阅读童年

# 穿透云霞的小号

翌平/作品



北京日报报业集团  
同心出版社

## 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穿透云霞的小号 / 翌平著, —北京: 同心出版社,  
2012.12  
(风铃树丛书)  
ISBN 978-7-5477-0766-1

I. ①穿… II. ①翌… III. ①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  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②儿童文学—短篇小说—  
小说集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87.4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2)第280145号

穿透云霞的小号  
chuantouyunxiadexiaohao

著 者 翌 平  
总 策 划 安洪民  
执行策划 李 朵  
绘 画 帽 炎  
责任编辑 宛振文  
美术编辑 刘 璐  
封面设计 大 娟  
版式设计 孙美玲  
内文排版 张霖露

出 版 同心出版社  
地 址 北京市东城区东单三条 8-16 号 东方广场东配楼四层  
邮 编 100005  
发行电话 (本市)(010)65255876 65251756  
(外埠)(010)88356856 88356858  
总 编 室 (010)65252135-8015  
E-mail txcbszbs@bjd.com.cn  
印 刷 北京睿特印刷厂大兴一分厂  
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 
版 次 2012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  
开 本 160毫米×213毫米 1/20  
印 张 14  
字 数 210千字  
定 价 22.80元

同心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未经许可 不得转载

\* 退换声明: 若有印装质量问题, 请及时和印务部门 (010-88356856) 联系退换。



## 向着明亮和辽阔的那方

——徐鲁少年小说集

徐 鲁

这是一些回荡着高亢和嘹亮的英雄主义号音，也闪耀着久违了的、瑰丽的浪漫主义光芒的少年小说。

站在白雪皑皑的长城烽火台上的三个少年，向着远方的群山和辽阔的天空，吹响了他们心爱的小号……

这是《穿透云霞的小号》里写到的一个动人的场景。“清脆的号音穿过寒气，冲破层层雾霭，在远山之间回荡着，响彻在古长城上……”少年的号声或低沉，或嘹亮，或清澈，但都发自青翠和茁壮的生命，在群山之巅吹奏得那么激情澎湃，唤醒了我们对大地的热爱、对生命的敬畏、对远方的憧憬，也唤醒了我们曾经有过的英雄梦想。

在这部小说集里，自始至终都回荡着这样高亢和激越的号音。

我们先来看看《飘扬的红领巾》这篇小说。这是翌平的一篇力作。这篇作品格调崇高，人物形象鲜活有力，故事结构自然安稳，语言也十分精致讲究。小说里的少年“哥哥”，似乎是在用一次次最直接的“挫折”和“失败”训练，让“我”（他的弟弟）渐渐地从弱小变得坚强，由自卑走向自信。当哥哥得知“我”受到小霸王黄毛儿的欺负之后，不是简单地修理黄毛儿一顿，给“我”出气，而是把黄毛儿找来，推到“我”面前，对黄毛儿说：“你揍他，不然，我揍死你。”当黄毛儿不得已举起

手打了“我”一拳的时候，“我”被激怒了。小说里接着写道：

平时与哥哥对打时的招法，在脑袋里一下子复活了。我攒足了力气，朝着黄毛儿的小腹打出一记上勾拳。黄毛儿痛苦地蹲在地上，缓了缓，又疯狂地扑向我。他的身体像是半座小山一样，我根本无法抵住他的重量。他骑在我的身上发泄他的愤怒时，一只有力的手拽住他的头发，把他从地上提了起来。我的嘴角流着血，脸蛋也有点变形，我的拳头变得异常疯狂。当黄毛儿再次冲上来的时候，我模仿哥哥站稳了脚跟，一记精准的上勾拳打在黄毛儿流血的下巴上，这个硕大的家伙居然轰然倒下，昏过去了。

钢铁是这样炼成的。男子汉也就是这样长大的。当然，哥哥也会亲自给“我”补上这样一堂最严厉的“拳击课”：

我的双臂护住脸，还是几次被他击倒在地。他不给我解释的机会，两拳左右开弓，直打得我昏天黑地。在一次解释无效的情况下，我开始了反击。我们实力悬殊，他的拳头更重地砸到我身上，而我也有几次打得他露出痛苦的表情。我们最后的一记对拳互有输赢，他打在我下巴上，让我失去了知觉；而我的直拳也叫他停止了攻击。



这无疑也是艾芜笔下的“人生哲学第一课”，是一种最直接的“英雄主义”训练课。“我”成了哥哥的崇拜者和追慕者。而从小就在大海的风浪中长大的哥哥，本来的理想是当一名海军战士，最终却在北方边境的一次扑灭森林大火战斗中英勇牺牲了。但是哥哥留给“我”的那种勇往直前、永不言败的英雄气概，却成为了“我”永远的精神力量。正如小说里写到的那个壮美的意象：“哥哥的那条红领巾，成为新的旗帜，飘扬在我们的小船上。”

在以后的日子里，“我”像哥哥一样开始潜水、出海了。“我站在船头……我健美黝黑的身体倒影在海水里，海风吹拂着我的长发，肌肉比当年的哥哥还强壮。”而且，就像当年的哥哥用他的英雄行为引领着“我”的成长一样，“我”也在用自己的行动，在影响着像“我”当年一样弱小的弟弟……

这篇小说极力张扬了一种久违了的、崇高向上的英雄主义精神，书写了一种属于男子汉的自立自信、坚忍不拔的阳刚气质，以及敢于担当、孤筏重洋的英雄梦想。这种英雄主义精神，无论对于哪个民族的男孩子来说，都是不可缺失的。尤其是处在今天这个多变的、什么事情都有可能发生的世界，即使是那些“假设”的灾难和艰险，也随时都有可能降临。

《飞》这篇小说，就是以一场突然降临的大地震灾难为背景，刻画了被压在废墟之下、身处绝境的“我”，如何战胜无边的黑暗和绝望，战胜对死亡的恐惧，而在对父母、妹妹的生死惦念和求生的渴望中，勇敢

地鼓起信心，绝境求生、重见天日的故事。

这篇小说把一种处在极端状态下的少年心理活动，刻画得十分真实、凌厉和细致入微。小说结尾处，写到“我”终于在挖掘机的轰鸣和人们的呼喊声中被救出了废墟。这时候，“阳光的温暖扑面而来。我伸开了双臂，抓握那新鲜的空气。我的身体升腾起来，张开一双洁白的翅膀……我使劲地挥动着它们……我飞翔着，飞得兴高采烈……”这样的心理描写，仿佛把每一位读者都带到了那场突发的灾难中，真切地体验和感受到了生命的珍贵和活着的美好。

像《飘扬的红领巾》一样，《飞》也是一篇张扬少年的勇敢无畏、敢于担当的精神的小说。成长是艰辛的，长大不容易。但是，世界不仅仅只需要孩子们长大，它还需要每一个孩子都变得强大起来。当未知的明天和意外的事情来临了，我们应该学会如何像小说里的“哥哥”和“我”那样，用一颗积极、无畏和坚强的心，去勇敢地接受和面对。

童年和少年的天空并不总是玫瑰色的。这个世界纷纭复杂，还有许多的冷暖炎凉。世界需要你变得更加强大。于是，在《野天鹅》里我们看到了，跟着妈妈从遥远的北方农村返回城市的大天和小天，如何跟“十三号楼”那些同龄少年开始了“第一次交手”。在《迷失的弹丸》里，少年林涵需要默默忍受过许多次小霸王“六指儿”的巴掌，在自己悄悄洗净了脸上、鼻孔里的血迹之后，才终于勇敢地抡起胳膊，把强大的“六指儿”击倒在地，让他从此退出了梧桐巷的街头。而且，在后来的日子里，他神奇的弹弓，还将在一次次迷失中去最终获得正义的力量。野天鹅必须飞越过冬天的冰雪，才能抵达温暖的春天。



翌平笔下的青涩少年，都是在底层、弱勢、挫折、逆境、失败、乃至殷红的血迹和咸涩的眼泪中，一个个渐渐变得独立和强大起来的。而他对中短篇小说创作的艺术技巧和掌控能力，也随着这些少年形象的塑造和完成，而渐渐变得运转自如、举重若轻了。

这部中短篇少年小说集，不仅是他全新的作品，也是他的精心之作，是他用默默的努力和辛苦换来的沉甸甸的收获。我的感觉是，此集中的篇什，没有一篇是散漫和粗率之文，都堪称上乘之作。各篇在题材上容有当下现实和历史题材（例如《断刀》写的就是历史题材）的反差与间离感，但是也同时带来了内容上的丰富多样。

事实上，短篇小说，往往最能显示作家在如何巧妙地表现主题和刻画人物性格，如何删繁就简地剪裁故事和选择细节，以及如何精心打磨语言等方面的功力。在这一点上，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莫言先生，也可谓是一位短篇小说艺术大师。他对待自己的数量众多的短篇小说的严苛和精心的艺术姿态，值得我们好好琢磨和学习。翌平近几年来在中短篇少年小说创作上的致力和尽心，也再次证明了那个朴素的真理：“种瓜得瓜，种豆得豆”。文学创作上，是没有任何捷径可以省略艰辛的过程而侥幸抵达高峰的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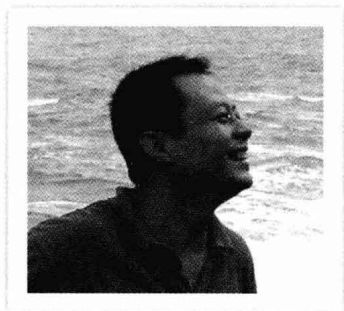
我相信，这部小说集里的许多篇目，将会经得起时间的风雨吹洗和读者的检验，成为中国当代短篇儿童小说宝库里的传世之作。

《穿透云霞的小号》里有一个令人过目不忘的句子：“吹号的人应该去辽阔的地方”。借用这句话来祝愿翌平的小说创作，也很合适：翌平君，继续追慕崇高，永远地向着明亮和辽阔的那方！



穿透云霞的小号  
chuantouyunxiadexiaohao

翌平/作品



# 目录

contents

飘扬的红领巾 .....	1
飞 .....	27
海的夜曲 .....	45
野天鹅 .....	73
迷失的弹丸 .....	115
断刀 .....	163
约拳 .....	189
穿透云霞的小号 .....	201
甩鞭 .....	217
纳西亚传奇 .....	229
作者心路 .....	258
顶尖男小说家们说 .....	264

# 飘扬的红领巾

哥哥的那条红领巾在暴雨中呼啦啦地舞动着，  
在乌黑的云层下，在犀利的闪电中，像火苗一样蹿动着，  
热烈而飘逸。

## 飘扬的红领巾

阳光为他黝黑健壮的轮廓镶了一层金边，他坐在船头，斜叼着一根用报纸卷成的纸烟，不经意地望着远处的海。

他，是我的哥哥，我很羡慕他那一身匀称健美的肌肉。海面上炽热的阳光，为它镀上一层古铜色，静止的时候，他真像是一个雕塑。可他会时不时地转过头，对我恶声恶气嘟囔一声：“用力划。”

我们的小船名叫海盗号，船头的旗杆上挂着哥哥缝制的海盗旗。

它正驶向牡蛎礁，我们去打海捞儿，在嶙峋交错的岩石下，藏着许多海货，哥哥是有名的潜水高手，在孩子群中，大家公认的有两大高人，第一个是“海蜇”，第二个就是外号“灯塔”的哥哥。

我不知道哥哥为什么让我用双桨划船，家里的小木船已经装了马达。听妈妈说，爸爸因公殉职的补偿金三年后才发到我们手里，哥哥用其中的一小部分买了这部老掉牙的马达。尽管如此，每次出海他依旧让我划桨。当我将手上的水泡挑破，缠上破布时，会向他投去乞求怜悯的目光，这时候，他就会拿掉嘴上的那根卷烟，恶狠狠地说：“看什么，划！”我也会恨恨地咽一口吐沫，继续用力舞动双桨。

牡蛎礁离岸边不远，夏天到这里旅游的人，站在沙滩上就能看到它，可要是划到对面需要一个小时。每次出海，他都像个船长，而我只是海员，一个必须对他唯命是从的仆人。在这段单调的航程中，我闭上眼睛就会看到身穿海盗服的我，脊背上留着八爪鱼的文身，我的肌肉比哥哥更强壮。驾驶的小船是一艘有十张大帆的快艇，每次我都可以爬到桅杆的顶部，向下面的人通告闯入视线的猎物。有时候我会忽然闪现这样的幻觉，

我领导船上的人暴动，制服了独眼儿的船长——也就是哥哥，将他塞进狭小的鱼货仓，他挣扎着苦求着，我们都无动于衷，最后我会狠狠地踩下那扇舱门，任凭他在低闷的鱼舱里哀号。

啪——我的肩膀上火辣辣的，睁眼看，眼前不是屈辱的船长，而是一脸怒气的哥哥，他没穿那件很拉风的船长衫，饱满的肌肉赤裸着，上面落着一只从海边跟来的蝴蝶。他说：“干吗呢？两手要用力均匀，船在转圈儿。”我狠狠地白了他一眼，他没有在意我这愤怒的一瞥，因为他的目光已经漂向大海，若有所思地抽着那根又长又粗的卷烟。他身后一片天海相接的碧蓝，那根很扎眼的卷烟像一只小烟囱一样吞吐着白雾。

“如果再把我抽烟的事情告诉妈妈，小心我打断你的腿。”他看也不看地对我说。

“嗯。”我嗫嚅着，回头看了一眼坐在后面的弟弟，他正睁着一双大眼睛，天真地望着我笑呢。我想：要是妈妈知道哥哥把刚会跑的弟弟带来捞海货，一定会暴怒的。这远比一支烟更会引起“地震”。可不这关我的事，坐在前面的这个家伙早该受惩罚了，他高傲、自恋。每次他打我的时候我总在想，等他老得像邻居关爷爷那样没了牙，我一定从他背后推他一把，让

他倒在地上哭，就像他现在这么对我一样。

哥哥站上船头，把潜水镜推到眼睛前。

阳光灿烂，起跳时他反弓的身体，弯成一条美丽的曲线，身影映落在船舱里，留下淡淡的一抹。他猛地弹直了身体，双臂展开在空中飞翔，纤长的脚蹼把他装扮得更像是一条鱼，他的身体在半空中轻盈地停顿了一下，然后几乎无声无息地钻进了水里。

有的时候，哥哥会让我在他的身体上绑上一根绳子，一旦一分钟后不见他上来，我就拉动它，今天他可什么也没有系。我伫立在船头焦急地等着，弟弟的大眼睛也不停地转悠着，也许因为没有人同他讲话，他一会儿摸摸船桨，一会儿扣扣缆绳，让我无法集中注意力，我只好把他抱起来，使劲地放在船尾，他终于老实起来。

过了约有一分钟，哥哥的头呼地钻出水面，他摘下面罩喘着粗气，把一个巨大的海参扔进了船舱：“给我收好啦，我遇上了一群。”

夕阳染红了海面，我用力划着桨，船舱里满载着大大小小的海货。大个的海参，金黄色的鲍鱼，饱满的海胆、海螺，还

有一堆满地乱爬的海蟹。哥哥打开水果刀，将一个个巨大的海蚌撬开后递给我，这是对我一天劳动的犒劳。

这一堆海货除了家里食用外，还可以在海鲜市场上卖个好价钱。

二

我和哥哥同居一室，虽然每天我要写作业，他却霸占了家里唯一一张桌子的大部分。在那块用胶布粘好的玻璃板下，压着一张哥哥自己绘制的军事地图，他从不让我碰它。在唯一的一个抽屉上上着一把铜锁，里面锁着哥哥的秘密。

有几次我上床的时候，看到哥哥扭亮那盏小电灯，小心翼翼地用身体挡住我的视线，把抽屉拉开。每次他这样做，总会警惕地猛然回头看看我，见我装睡没有什么破绽，便会放心地去瞧他的东西。我知道那是一张照片，和一个古怪的纸包。

哥哥在爸爸出海失踪的那年退学了，那时他上初中一年级。

一次，哥哥忘记锁上抽屉，我好奇地打开它。那个他珍藏得很好的纸包里，是一条红领巾，叠得方方正正的。旁边是一



张剪掉半张的照片。

那一定是哥哥小学的毕业照，那时哥哥很清瘦，脸上挂着两个漂亮的酒窝，他剃着光头，一脸天真无邪的笑意。站在他身边的是一个梳着两条小辫的女孩儿，个头比他还要高。

哥哥晚上经常偷看的应该就是这张照片了，还有那条依旧鲜艳的红领巾。哥哥的兄弟“海蜇”说，哥哥差一点就加入了少先队，在宣布他入队的前一天，他同高年级的一个孩子因为一个女生打了一架，恰巧那个孩子家庭有些来历，于是他的名字被取消了。

哥哥和“海蜇”他们经常去沙滩边的一个废旧灯塔，他走的时候总是背上那个父亲留下的帆布军包，里面塞得满满的。

“我也想去。”我说。

“敢！看见你，就打断你的腿。”他看也不看我地说。

今天，我没有听他的话，卖完海货后，我骑着爸爸留下的自行车，向海边驶去。

夕阳染得沙滩金灿灿的，远处的汽轮拖着长长的烟雾，拉着浑厚的汽笛，温暖的海风徐徐拂过，将河口那片熟绿的芦苇